



中共

畅销书

龙虎

榜



千秋功寸

主编 / 王太岳 周继强

西藏人民出版社



红色聚焦

中共

畅销书

龙虎榜

ZHONGGONGLONGHUBANG

ISBN 7-223-01359-1



9 787223 013598 >

ISBN 7-223-01359-1/K · 140

定价：4980.00 元（全十六册）



千秋功过卷

(三)

西藏人民出版社

陈毅作诗对奕奇趣

1964年,陈毅出国访问期间,写了许多诗章。出访归来,正逢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中,有一次,毛泽东问陈毅,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写的诗发表呢?确实,多年来陈毅一直不断地把自己的诗给《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但自《昆明杂咏》在1963年12月间的《人民日报》上刊载后,一年多来,陈毅则很少有诗作公开发表。一直关注诗友创作的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便主动地问起这件事来了。陈毅见毛泽东如此关注自己的诗作,回答毛泽东说:一年来,我走访了近20个国家,随手写了十几篇诗,现在还没有定稿,等改好之后,我想呈送主席,请主席大笔斧正,不知行不行?毛泽东听罢,含笑允诺了。

谈话之后,陈毅就开始把记叙这一次出访的诗作进行了加工修改,于1965年春呈寄给了毛泽东。同年7月31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同时对《六国之行》的第一首作了修改,并加了一个题目——《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西行》这首诗主要是从总体描述了当时出国的情景,后面的另外6首则分别叙述了访问6国的感受。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西行》,不仅在形式上更加完美,成为非常严谨的五言律诗,而且在内容上更加充实,远远超过了某一次出国访问的范围。

毛泽东这次给陈毅的信是专门谈诗的。在信中,毛泽东对诗歌的创作和中国诗歌的前景发表了许多启人深思的见解,这是两位革命家诗人几十年诗交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全部抄录如下: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

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的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用。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以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共有很少几首律诗,陈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不写。李贺诗很值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1958年春,陈毅与毛泽东在一起。

陈毅对毛泽东的这封信是极为珍爱的,他不仅经常翻阅,而且在他晚年的重病期间,每次住院,他都要把这封信带在身边。也就是在病房里,他



的家人才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写给陈毅谈诗的这封信。陈毅曾多次想抽出时间把自己的诗词进行修改加工,整理定稿。虽然陈毅的这一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但他对如何整理他的诗稿却作过原则的指示。

这一次毛泽东和陈毅的诗交,是自1957年春夏间他们分别以书信的形式互相交流对诗歌创作的意见以来,又一次重要的“诗人的对话”。

三〇一医院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成交”。陈毅和乔冠华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的外交部长职务,上任不久,正值反右倾运动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外交部是风雨之地,当然也不例外。外交部党组向陈毅作了汇报,把乔冠华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批判会上,许多人老账新账一起算,话说得很重。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乔冠华险被打成右派分子,要不是周恩来出面保护,他的政治生命早就结束了。事隔一年,又来了反右倾运动,乔冠华在劫难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从此,乔家门可罗雀,本来关系很密切,甚至至亲的人,都不敢上门来了。然而,陈毅却把乔冠华作为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不要灰心丧气,并开导他说:“只要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还是党内的好同志。”过了一年之后,陈毅发现乔冠华的言行,根本不像外交部党组汇报的那个样子,他觉得对乔冠华批判错了,冤枉了好人。于是,陈毅知错即改,主动地向乔冠华承认错误,检讨错误,赔礼道歉。陈毅说,外交部知识分子成堆,文人相轻特别严重。我刚上任,有人就抓住你的辫子,我当时对你不太了解,就听了他们的汇报,把你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主要目的是整一整你的桀骜不驯。现在看来整错了。这个错误,由我承担,希望你不要计较。乔冠华听了陈毅这番话,感动得泪水直往下流。一个老同志,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身居高位,大权在握,不顾个人面子,能够实事求是地向他的下级干部主动承认错误,这种心底无私的胸怀,是何等令人敬佩啊!从此,乔冠华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协助外交部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外交路线和政策。1971年,乔冠华被中国政府委任为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陈毅紧紧握住乔冠华的手,语重心长,谆谆嘱咐:任重道远,务加保重。

这年,陈毅身处逆境,并身患癌症,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住进北京三〇一医院。由于该院受林彪死党的控制,某些医务人员对陈毅的态度很坏。这时候,乔冠华因咳血,肺结核旧病复发,也住进了三〇一医院。陈、乔的病房相距很近,陈毅常到乔的病房聊天,乔也常到陈的病房坐坐,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话很投机。这时,陈毅在党内的地位已明显下降,外交部的



1958年10月28日,最后一批志愿军由朝鲜返国。陈毅与周恩来等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陈毅写诗赞颂:“志愿军的同志们,欢迎你们归国。你们交结了朋友,你们打败了敌人。你们保卫了祖国,你们拯救了和平。”

大权已旁落,乔冠华在党内外地位却有了明显上升。这一升一降,对于势利小人来说,肯定会影响友谊的变化。可是,乔冠华并没有因陈毅地位的下降,对他有冷落的言行,而是像往昔一样敬重陈毅。乔冠华有时叫自己的司机偷偷带些好酒好菜送给陈毅改善生活。陈毅对乔冠华不“择乔而迁”的高贵品质,十分感动,更加促使他认识到,批判乔冠华右倾是错误的,越发感到对不起乔冠华,再三向乔表示歉意。乔冠华莞尔一笑,赋小诗一首回答陈毅:“往事如烟云,今事像日升。举首向前看,春风万里程。”陈毅紧握住乔冠华的手,连声赞曰:“好诗!好诗!”他一时激动万分,诗兴上来,也赋诗一首回答乔冠华:“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高友贵交心,黄土变成金。”

乾元现香茗赛对

对联是中国汉语言文学中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之文化瑰宝。陈毅既工于诗词,又对对联有着浓厚的兴趣,两者本也相通。陈毅在战争中、生活里巧妙运用对联形式写下了不少名联名句,表现新内容、新思想,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1922年初秋,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被中法反动政府武装押送回国后,风尘仆仆地回到乐至乡下。在陈毅留法的两年中,陈家已败落不堪,租种10来亩田为生,全家20余人住在两间破屋里。陈家的这种变化在当时农村世俗眼光里最被鄙视。而今,陈毅兄弟出洋留学,不是“衣锦荣归”,却是

被押解回国,连个职业都没有,更叫乡人瞧不起。这一年过年时,陈毅的心情大不一样。除夕之夜,陈毅给陈家祠堂写了副春联:

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
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

横披是:

春待来年

想到来年,陈毅辗转反侧,夜不成寝。他披衣起坐,写下《除夕吟》的诗:

年年难过啼饥寒,
处处环境变皆然;
待到一朝风雷震,
谁说苦尽不生甜。

1928年12月11日,红四军和红五军在宁冈新城胜利会师。陈毅为庆祝大会写了一副极富于宣传鼓动力的对联挂在主席台的两侧:

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迎接新胜利;
除旧貌,破旧习,打倒旧军阀,摧毁旧世界。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后,华中指挥部和新四军军部进驻盐城,盐城一下热闹得同河北阜平八路军总指挥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两大军事政治中心。当地群众搭台演戏慰劳军队。陈毅看戏时,发现戏台两旁挂着一副对联:

乘风破浪千层浪,
抗日凭公一片心。

横披是:

欢迎陈军长

陈毅一边看戏，一边笑问坐在旁边的人：“字是哪位写的？”塾师吴润生拱手答道：“此乃敝人献丑，还请将军指教。”陈毅称赞说：“笔力雄健，颇有功力，今后在宣传抗日方面，还要借重先生。”又问：“对联也是你的手笔吗？”老秀才马如融起身答道：“此联是老朽所拟，有不当处，尚望斧正。”陈毅说：“老先生宿谷世通儒，文笔极佳。只是过誉之处，愧不敢当。想冒昧更动几字，未知可否？”这时吴润生掏出原稿奉上，陈毅也不再客套，提起笔，改动了几个字。

第二天，戏台两旁换了一副对联：

乘风敢破千层波，
抗日全凭一片心。

横披是：

军民同乐

群众和地方绅士父老，莫不交口称赞，到处传颂，都说陈毅将军的对联改得好，宣传了军民团结抗战的政策。

这期间，陈毅曾与两任江苏省长的爱国老人韩国钧结为好友，诗酒唱和。韩国钧曾在谈话时出一联句请陈毅对：“陈韩陈韩，分二层（陈）含（韩）二心”；陈毅应声笑对：“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韩国钧大喜，当即手书一联：

注述六家胸有甲，
立功万里胆包身。

赠给陈毅。

陈毅也为韩老送上一联：

杖国抗敌，古之遗直；
乡居问政，华夏有人。

当反共老手韩德勤不听韩国钧劝告，一意孤行要与新四军决战时，韩国钧在新四军主动撤出姜堰，亲自前往为陈毅送行时，又赠写一联：

天地已厌玄黄血，
人心难平黑白棋。

后来，在日伪大规模的扫荡中，韩国钧不幸陷入日伪之手。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85岁的韩老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1942年5月5日，盐阜区各界在阜宁县举行追悼韩国钧先生大会。陈毅出席追悼会，并任主祭人，题为《记韩紫石先生》的演说，高度赞扬韩国钧的爱国精神，并撰写对联一副：

贤哲之亡，念江淮危局，藐藐吾怀若有失；
民心未死，忆高山故迹，悠悠君恨不难平。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率领新四军进入茅山地区。由于日寇的封锁，医药奇缺，部队许多伤病员得不到治疗。一天，陈毅听说有位名叫辛之仙的医生，不愿为日寇服务，从镇江来到茅山深处的乾元观，采集草药，为穷人治病。于是，陈毅带着警卫员来到乾元观。他知道这位医生好酒、好棋、好诗，进门后，便故意高声吟了一副对联：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时，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留念。左起：陈毅、贺龙、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徐向前。



出家非出国，
传道当传义。

一位老道人听了，忙上前问道：“请问长官，到深山野寺有何责干？陈毅说：“想打听一位叫辛之仙的人。”老道人一听，立即吟起了贾岛的诗句：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陈毅只得扫兴而归。

几天后，陈毅再次进山，仍没见到。第三次进乾元观，老道人交给他一张辛之仙留下的纸条，上面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

鸦啼鹊鸣，并立枝头报祸福；

陈毅接过一看，不禁笑笑。原来，辛之仙是把国民党比作鸦，把新四军比作鹊，二者同登乾元观，可一个报的是祸，一个报的是福。陈毅非常高兴，在原纸上写了下联：

燕来雁去，相逢路上传春秋。

陈毅把共产党比作燕，把国民党比作雁，燕子带来的是明媚的春天，雁带走的是萧瑟的秋季。

陈毅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驻地。第二天，一个小道下山来传话，说三仙邀请陈毅军长到乾元观相见。陈毅来到乾元观时，辛之仙已在门外迎候。他见到辛之仙热情迎接，便边拱手施礼，边吟一上联：

三顾道观，三拜之仙山心动；

辛之仙一听，当即吟出下联：

四咏雄文，四仰四军事理明。

老道人以香茶招待来客。陈毅边喝茶边畅谈，并针对辛之仙的遭遇和

处境，以他的姓吟了一副对联：

稼轩当年哭京口，
之仙今朝笑茅山。

“稼轩”，即南宋杰出诗人辛弃疾的号。之仙听后，摇头苦笑着，招呼上酒。陈毅推托说：“我有病，不能奉陪，今日特来请仙人诊治的！”

之仙边给陈毅诊脉，边吟了一上联：

药能治假病，

陈毅听了对出下联：

酒不解真愁。

“真愁！”辛之仙反复品味着这两字，国难家愁一齐涌上心头，一时心如刀绞，老泪纵横。陈毅为进一步开导辛之仙，又吟一上联：

灵丹可治亡国恨，

辛之仙双手捧起陈毅面前的酒碗，“哗”地一下泼到地上，对出下联：

醇酒难壮灭寇胆。

陈毅听后大声喊警卫员：“拿棋来！”棋局拉开，陈毅故意让辛之仙吃掉三四个棋子。眼看败局已定，陈毅突然问道：“辛老，当初制作象棋时，为什么只准双方将士阵亡，而不准他们受伤治愈重返战场？”

这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问得辛之仙张口结舌。陈毅长叹一声，又吟出一上联：

棋盘对战，无残则亡，败势无挽回；

辛之仙点头称是，可又不解其意。陈毅便吟出下联：

神州交真，有伤即治，胜局有指望。



1960年10月1日，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国庆讲话。

辛之仙一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请我去给新四军医治伤病员呀！”他当即献出了一年来采集的全部草药，还决定把乾元观作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总医院。陈毅挥毫写下：

深山隐高士，
盛世期新氏。

这副对联挂在乾元观的大门两侧，高度赞扬了辛之仙的爱国之心。陈毅撰写挽联，可称高手。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彭雪枫追悼大会。作为新四军军长和彭雪枫的生前好友，陈毅一连写了三副挽联，悼念彭雪枫，其中一副写的是：

淮上哀音，痛毁长城，忆系敌中原，革故鼎新解放人民三千万；
全军素缟，永识典型，念服从群众，出生入死致力革命二十年。

这副挽联表达了陈毅对彭雪枫的战友深情和无限的追思与怀念。

1946年4月，山东解放区军民1万余人在临沂大众剧场举行“四八”遇难烈士追悼大会，陈毅和饶漱石等联名写了一副挽联：

顾现实,国家多事,人世多难,反动多狂,诸先烈在九泉安能瞑目;
想当年,富贵未淫,贫贱未移,威武未屈,给同志作一贯无上典型。

陈毅在追悼大会上号召全体人员继承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先烈的遗志,努力工作,为争取和平民主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1950年10月19日,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行纪念鲁迅逝世14周年的茶话会上,陈毅回忆起鲁迅先生用投枪匕首之笔和敌人战斗的历程,不由得热血沸腾,联兴大作,便提起笔来,写出一副十分精彩的挽联:

要打叭儿落水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攻退守,岂仅文坛闯将;
莫作空头文学家,一生最恨帮闲,敢于嬉笑怒骂,不愧思想权威。

这副简短的挽联,把鲁迅先生的生平事业、思想特征,以及作者对他的敬佩感情和崇高评价,表达得非常深刻,也表明陈毅运用中国特有的形式对联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妙语绝人间

陈毅谈吐机敏、风趣幽默,恰如赵朴初所感赞:“将军妙语绝人间”。正因为陈毅擅长于幽默,从而使他以独特的语言艺术征服了敌对者,赢得了朋友,温暖了同志。

嘲讽敌人。对于敌人或不怀好意的人,陈毅善于用半开玩笑的方式,或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向对手发起进攻。芦沟桥事变后,举国上下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在此期间,陈毅作为江南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到大余县政府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陈毅借题发挥说:有一个问题我很不满意,以前中央苏区的时候,你们悬赏买我的头,花红由三千涨到五万,朱毛长征以后,由五万降到二百,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对方在陈毅的凛然中透出的幽默天才面前,只能诺诺连声、暗暗叫苦而无法作答。

还有一次,在1961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陈毅发表讲话,除了对会议成果作出积极的评价外,还讲了要警惕有人(显然是美国)破坏协议。会议期间,他见到了他的谈判对手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曼。哈里曼说:我对你讲稿的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陈毅风趣地回答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讲了两页你喜欢的,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这位老资格的美国外交官被陈毅一番嘲讽,无可奈何地表示,他们美国的事情有些难办之处。

赢得朋友。无论在集会上向听众宣传革命道理,还是灯火下与朋友促膝谈心,陈毅都善于将他要表达的观点与道理包含于幽默之中,寓理于趣,寓教于乐,让人在欢笑之余有所领悟。

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上海曾发生一起因某些基层干部作风粗暴,使一位老教授投河自杀(后被人救了起来)的事。陈毅知道后很生气,把有关干部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通,要他们主动去赔礼道歉。后来,在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大会上,陈毅一登台,便问这位教授来了没有。老教授应声而起,面红耳赤。陈毅却哈哈大笑,一边热情请他落座,一边风趣地说:“我说你呀,真是读书一世,糊涂一时,共产党搞思想改造,难道是为了把你们整死么?我们不过想帮大家卸下包袱,和工农群众一道前进。你为啥偏要和龙王爷打交道,不肯和我陈毅交朋友呢?你要投河也该先打个电话给我,咱们商量商量嘛!当然啦,这件事主要怪基层干部不懂政策,也怪我陈毅教育得不够。但他们在你面前都还是娃娃,你为啥不教育他们呢?这就叫相互批评,相互改造嘛!谁说共产党只整人家不让人家整自己呢?”一席感人肺腑的开心话,使全场欢声雷动,春意盎然,使大家在笑声中受到了教育。

20世纪60年代初,陈毅访问非洲等国。在当地的公众集会上,一位宗教界的长老代表万名众僧向陈毅敬赠佛像,立时万众瞩目。在那种场合怎么办呢?如果不接受佛像,势必伤害对方的感情,影响了双方的关系。但

1961年5月1日,陈毅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中山公园庆祝五一游园会上。左起陈毅、董必武、李富春、邓小平、蔡畅、贺龙、彭真、李伯钊。



是,如果毫无表示地接受佛像,又很可能被人歪曲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不再坚持无神论原则了。陈毅高高兴兴地双手接过佛像,大声地说:靠老佛爷保佑,从此我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陈毅以幽默的语言,改变了接受佛教这一行为的宗教色彩,同时赋予某种积极意义,显示了自己高超的说话技巧和外交艺术。

在外交活动中,在答问时,难免碰到机密问题。这固然可以“无可奉告”来拒绝作答,但这样简单说法会显得不够礼貌,有时还会引起对方的猜疑。陈毅碰到这种情况时,往往是用幽默的语言,巧妙地闪避。有一次,一位记者在招待会上突然问陈毅:中国最近打下了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用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双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动作,告诉记者:我们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这个巧妙的回答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记者们无不在笑声中被陈毅对国家机密守口如瓶但又守得机智巧妙的本领折服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批红卫兵要批斗陈毅,想进行武斗。陈毅却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大圆圈说:现在画圈为界,你们都不要进这个圈内了,因为你们都说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一进来不也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弄得红卫兵哭笑不得,不敢越雷池一步。

温暖同志。在艰难斗争环境中,为了坚定广大战士战胜困难的信心,陈毅常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以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幽默感,温暖着战士的心。

在从江西突围到赣粤时,游击队战士爬上了仙人岭后,头朝广东,脚朝江西,在敌人头顶上呼呼地睡了起来。陈毅见此笑着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一句话,使战士们在舒畅的笑声中,驱走了一夜爬山越岭的疲劳。

1939年的一个风雪交加之夜,部队转移到一个山村。战士们找一个土地庙,让陈毅司令员住,可是陈毅不见了。战士们找来找去,最后在羊圈旁边找到了他。但他已在羊圈旁支好一张铺。战士们觉得过意不去,陈毅却爽朗地笑了起来,说:革命还没胜利,我陈毅倒先住上“羊房”(洋房)喽!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在下着鹅毛大雪的一天,部队转到了一个新区。战士们又冷又饿,都想早点进屋休息。可是村里没有一家开门,有的战士便埋怨起来。这时陈毅讲话了,他说,同志们又冷又饿,想早点进屋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这儿是新区,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怎么能埋怨他们不开门呢?大家都可以在草堆旁休息,拿点稻草盖盖我看也不错,金丝被(指稻草)压鹅毛毯(大雪),蛮安逸嘛!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乐了。天亮后,还有许多战士抱着双膝

“团”在墙角睡觉。陈毅对着一个冻得缩成一团的通讯员笑着说：小鬼，你也当“团长”了，有这么多“团长”，我们还愁打不走鬼子吗？说得战士们哄堂大笑起来。

一年，在青黄不接的4月，部队来到一个村，村里十家有八家锅底朝天，陈毅和战士们吃的是大麦粥。开饭时，陈毅捧着大麦粥，连吃了三大碗，风趣地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吃到了大麦粥，回到皇宫时还想吃，可御膳房做来去做，他总说没有乡下的那碗“珍珠”汤好吃。你们可别看轻了大麦粥，这可是连皇帝想吃也吃不到的啊！战士们都乐得笑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陈毅也善于以幽默的谈吐，增进与同志间的友谊。

1955年9月27日，包括陈毅在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在接受毛泽东代表党和人民授予元帅军衔和金灿灿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之后，在休息室里，老帅们海阔天空，谈笑风生，由陈毅带头合唱了一曲幽默的凯歌。陈毅问贺龙：元帅阁下，当初你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要当元帅？贺龙回答说：元帅？哧，我连这打的第一枪也未想到，我只想怎样打好这一枪。叶剑英插话问陈毅：要是叶挺军长还在，贵军——第四军就会有两位元帅了，不是吗？陈毅在爽朗的笑声中带着严肃的口气说：不，要是他还健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给他。那时，在这十大元帅中，有两位元帅倒是真。当周恩来走向老帅们时，陈毅故意幽默地向他敬个军礼：周副主席！叶剑英却叫他“我们的总参谋长”。贺龙纠正说，他应是“未授军衔的元帅”。周恩来听了，边仰天大笑边摆手说：不，不，我只是政府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陈毅打网球水平不高，但喜欢和高水平的在一起打。他曾诙谐地对人说：岁数大了，跑不动，喜欢玩，又喜欢赢。怎么办？只好找高水平的一起打，你走到哪里，他都能把球打回你面前，把主动权送给你。

最后的日子

1970年10月26日，陈毅因腹痛加剧住进三零一医院。1971年1月26日，三零一医院以患阑尾炎为他做手术，结果发现是肠癌，已有局部转移。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于北京日坛医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毅不仅以乐观的态度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而且还坚持做他人的思想工作，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抱病上庐山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如期在北京召开。按照大会的严格规定，陈毅不带秘书，一人住进了京西宾馆。